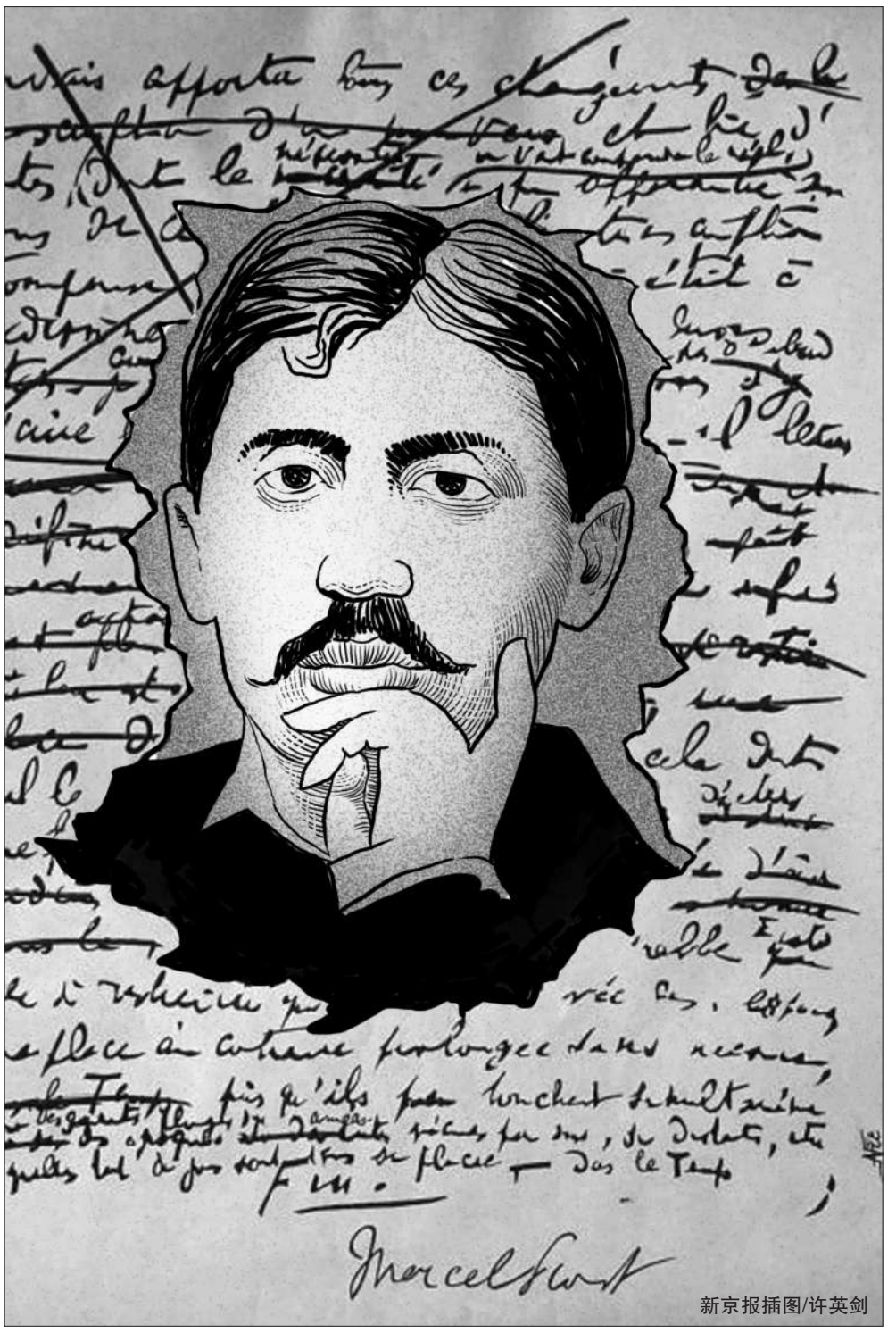
“诗意从劳作中萌生”

——周克希解读普鲁斯特的五封书信



新京报插图/许英剑

1 对我的内心生活来说，这两条路有着特殊的意义。而且，既然这一卷整个都是以斯万家那边为背景的，我更觉得这个书名简朴、实在、不华丽、不抢眼，就像诗意得以从中萌生的劳作本身一样。

1912年底，普鲁斯特将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的雏形——《逝去的时光》和《寻回的时光》两卷本——送交出版商法斯凯尔，但被退稿。这时，作家路易·德·罗贝尔建议普鲁斯特去与奥朗多夫出版社联系。事情并没成功，但普鲁斯特很看重他与罗贝尔的友谊。6月份，他把在格拉塞出版社排版的校样第一卷寄给罗贝尔，请他提意见——这时，卷名已改为《去斯万家那边》。罗贝尔来信，说不喜欢这个新的卷名。普鲁斯特在回信中说：

如果您能帮我想一个书名，我真是太高兴了！不过我想要的是一个简简单单的、毫不抢眼的书名。您知道，总的书名是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(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)。第一卷(分成两部)的书名倘若叫《夏尔·斯万》，您大概不会反对吧？不过，如果第一卷不分部，出成500页一本的话，我不会用这个书名，因为对斯万形象的勾勒在这一卷中并没有最后完成，用这个书名有点名不副实。下面这个书名您喜欢吗：《太阳升起之前》？(我不喜欢。)我已经放弃了以下这些书名：《心灵的间歇》(最初用的书名)，《受伤的白鸽》(les Colombes poignardées)，《往事断续》(le Passé intermittent)，《永恒的爱慕》(l'Adoration perpétuelle)，《七重天》(le Septième Ciel)，《在少女花影下》(A l'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)。

几天以后，他又去了一封信。里面写道：

我曾想把第一卷取名为《春天》(Le Printemps)。可我还是不明白，贡布雷那条在本乡本土很朴实地叫做“斯万家那边”(le coté de chez Swann)的路，一旦用做书名，为什么就不能像那些抽象的、词藻华丽的书名同样有诗意呢？如果您看过第一部，您当然知道，在贡布雷有两条路，即梅泽格利兹-拉维纳兹那边和盖尔芒特家那边，前一条大家都管它叫斯万家那边。对我的内心生活来说，这两条路有着特殊的意义。而且，既然这一卷整个都是以斯万家那边为背景的，我更觉得这个书名简朴、实在、不华丽、不抢眼，就像诗意得以从中萌生的劳作本身一样。[……]不知您是否喜欢下面的这些名字：第一卷叫《茶杯里的花园》(Jardins dans une tasse de thé)或《名之纪》(l'Age des noms)。第二卷《词之纪》(l'Age des mots)。第三卷《物之纪》(l'Age des choses)。我最喜欢的，还是《夏尔·斯万》，不过，考虑到斯万的形象还没有完全展开，或许不妨改作《夏尔·斯万最初的几幅肖像画》(Premiers crayons de Charles Swann)。

2 这是一本非常现实的书，不过，为了模拟不由自主的回忆，在一定程度上借用了回忆往事的形式，从而使它有了优雅的形态，有了茎梗做依托。

普鲁斯特不厌其烦地给罗贝尔解释自己的想法，这并不奇怪。这位体质羸弱的大作家，写起信来常常下笔千言——如果写的是他感兴趣的事，而看信的人又是他乐于倾谈的朋友的话。(否则他也会惜墨如金。跟《尤利西斯》的作者、大名鼎鼎的詹姆斯·乔伊斯，普鲁斯特显然是话不投机，在一次晚间聚会上两人见面后，他一反常态地在给朋友的信件中绝口不提那个夜晚。)

令人惊异的是，普鲁斯特居然考虑过这么多书名，而且，有的书名还相当滑稽。信里提到他打算放弃的那个书名“在少女花影下”，后来用做了第二卷的书名——法国学者塔迪埃和作家格勒尼埃，在不同的场合不约而同地用ridicule(滑稽)来描述自己对这个书名的第一印象。

在普鲁斯特与格拉塞出版社的交往中，记者、作家勒内·布吕姆扮演了经纪人的角色。普鲁斯特在1913年12月给他的信中写道：

我把自己的思想乃至生命中最好的部分，都倾注在这本书里了，所以在我心目中，它比我至今做过的所有事情都重要一千倍、一万倍，以前的那些事情跟它相比，简直不值一提。[……]

我把总的书名定为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。第一卷叫《去斯万家那边》。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书名，在预告上分别为《盖尔芒特家那边》和《寻回的时光》，不过第二卷也可能叫《在少女花影下》或《心灵的间歇》，甚至也可能叫《永恒的爱慕》或《受伤的白鸽》，等等等等。

这是一本非常现实的书，不过，为了模拟不由自主的回忆，在一定程度上借用了回忆往事的形式，从而使它有了优雅的形态，有了茎梗做依托。

比如说，书中有一处写到一段我已经忘记，但在吃一块蘸过茶的玛德莱娜蛋糕时突然记起来的往事，[……]

书中还有一个地方写到刚醒来的感觉，这时你会不知自己身在何处，会以为还在两年前的异国。而所有这些，都只是这部书的茎杆，托在茎杆上的那一切，都是现实的，充满激情的，书里的我和您所认识的我很不一样，而且，远不像您所认识的我这么差劲，人家不会再老是说他“优雅”啊，“细腻”啊，而是会感觉到他是活生生的，实实在在的。

> 我把自己的思想乃至生命中最好的部分，都倾注在这本书里了，所以在我心目中，它比我至今做过的所有事情都重要一千倍、一万倍，以前的那些事情跟它相比，简直不值一提。

3 倘若没有理性的信念，倘若仅仅是想回忆，想靠回忆重温过去的岁月，我是不会拖着病体费心劳神写作的。我不想抽象地去分析一种思想的演变，我要重现它，让它获得生命。

《新法兰西杂志》秘书雅克·里维埃是普鲁斯特的知音。《去斯万家那边》出版后，他给普鲁斯特写信，表达了自己的“惊叹和激动”。普鲁斯特在回信上称他为“一位猜到了我的书是有明确信念、有完整结构的作品的读者”。普鲁斯特饱含感情地写道：

不，倘若没有理性的信念，倘若仅仅是想回忆，想靠回忆重温过去的岁月，我是不会拖着病体费心劳神写作的。我不想抽象地去分析一种思想的演变，我要重现它，让它获得生命。为此，我不得不去写好些错的事情，还不能说明我认为那是错的；倘若读者以为我把它们都当成对的了，那当然很遗憾，但我也没办法。

查尔斯·司各特-蒙克里夫是普鲁斯特巨著最早、最著名的英译者。身为诗人的蒙克里夫灵光乍现，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觅得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，作为英译本的书名。这个书名还有一个妙处，就是三个首字母R、T、P，正好对应于法文书名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中的首字母。第一卷的书名，则译为Swann´s Way。1922年，英译本的新书预告，在普鲁斯特去世前两个月刊出。普鲁斯特对这个书名做何反应呢？他在9月14日写信给出版商加斯东·加利玛：

英国的朋友——写信告诉我，说他们看到了新书预告，书名(我说的只是大概的意思)不是“追寻逝去的时光”，而是“往事的回忆”。这下子，书名全给毁了。更糟糕的是“去斯万家那边”被译成了“斯万的方式”，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，我当然无法苟同。

英文中的way，的确既可作方向、路途讲，又有方式、手段的释义。Swann´s Way，在普鲁斯特眼里，成了“斯万的方式”这么个“荒唐的”书名。至于他对全书的书名，那个唯美的、精巧的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，所断然表示的排斥态度，更是值得后来的译者深思的。

□**周克希**(著名翻译家，普鲁斯特译者)

责编 吴永熹 图编 谢家燕 美编 倪萍 责校 李铭